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6/10/30)

學校生活可以是怎樣的？

繼續上星期介紹的北京第一實驗學校。上周説過，創辦人李希貴的原則之一，是把資源用在最接近學生的地方。其中一個在網上曾經報導的，是“三無”— 沒有校長室、沒有教師辦公室、沒有放廢物的倉庫。也可以説，全校沒有一塊地方不是爲學生而設的。上周提過全校都是水泥地板，其實全校都沒有過度的裝修。一看就不由得想起：平常一所學校裏面的裝修、擺設、標語，都是必要的嗎？

在這裏，一切都是返璞歸真。但又不是草率。校内男女厠所，面積是1:2。樓梯的梯級，高度都是 14 厘米，方便學生上下樓梯。到處都有非常舒適的小室，裏面有教師在開會。都是簡單。一切都是按照實際需要，簡單而又經過細緻的精心設計，… 。

學校的課程，是以學生要學的能力作爲框架的。我們首先看到的，就是學生的創作與製作活動。先是小學生的版畫、陶瓷。有些作品我們看的人，都看不惜手；原來真的是賣的。很大很大的一個建築物，是文藝學習社區，是讓學生作文創的。學生也是各自按自己的意念去創作，年紀小小，那些藝術作品卻是很有水平的。看到一處掛著長幅，每一幅都上下有很多隻貓，原來是學生的集體創作；每個人創作的貓都不一樣，形態表情都各異；很有意思，集體的作品，卻不求統一，個別化的表現，卻形成了難以想象的總體畫面。

“獨立閃耀，共同發光”

這對筆者也是一種啓示。集體也可以包含多元。筆者在美國和香港教過“文化與教育”的課程，文化的差異，往往在於“集體”與“個人”的關係，而在西方的文獻裏面，“集體主義”與“個人主義”，幾乎是截然對立的。但是在這所學校，很容易看到集體的努力，學生合作創作與製作，但是作品卻涵載學生個人的表現。學校提出的育人目標：“獨立閃耀，共同發光”。看來這不是隨便拿來的口號，而是隱涵著深刻的哲學 – 個人與集體的關係。

這裏面可以悟出很多道理：一方面，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，還可以有個人的突出表現嗎？最近幾年，特別是 AI 出現以後，中國出現了不少並非傳統學霸出身的領先人物，不是中國面對的社會嗎？也許已經有人在研究了。

另一方面，就教育而言，工業社會頂峰時期出現的教育觀念（在當時説不定合乎社會需求）：“劃一的學習内容（課程）、劃一的學習過程（課堂）、劃一的成果測評（考試），把完全不一樣的個人（學生），放在一個大機器裏面。按照劃一的標準分層、分類、擇優、淘汰，會產生什麽結果？這種傳統的工業社會教育模式，是在煥發學生的個別特點？還是在扼殺他們的學習興趣？個人的成長，假如是不斷的抑鬱、憂慮，周圍是厭學，不斷出現輕生，這樣的社會還有希望嗎？這樣的集體，還會前進嗎？

上面一段，好像説遠了。但是請想一想，這不是我們周圍在發生的嗎？學生有機會就想破繭而出，我們卻覺得他們首先要順從制度。這也難關。我們上一代的人，是那種教育制度的原住民，我們一出生就是面對那樣的學校制度（就像我父親，他是師塾時代的原住民，半途才“被勸”考入學校，考學校的時候數學幾乎是零。）我們面對的困境：即使是家長和教師覺得現在的教育觀念值得詬病，

但沒有任何看得到的替代方案，只有忍受下去。北京第一實驗學校，是否也給了一綫曙光？

能力學習 面向多元

到了初中，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，看似一個工廠的大車間。但是這個大車間，是從最簡單的工藝，到比較複雜的工藝，學生都能使用。看到一塊牆壁，掛滿著運動用的滑板。老師介紹，都是不低的工藝，從板面，到滑輪，都安裝，都很講究；都是學生的製作，不是交給老師看的，而是真正放到市場去賣的；因此學生的製作，都是按照市場上最先進的；現在有了 3D 打印，幾乎什麼都能造出來。而且，學生小小年紀就很有創意：他們用 AI 重新編寫了加工程式，把單件生產時間從 26 小時壓縮到 19 小時。

■ 初中學生製作的滑板

更引起注意的，這些製作過程也是學習過程。製成的產品，固然是一種成功的標志，但是他們還要計算成本，成本的考慮，也是過程的一部分。還有，製作過程中出現的廢品，也都保存下來，因爲“失敗也是一種學習”；我們就看到一塊塊壓壞了的滑板版面，保留著作爲教材。可見，學校學生的製作活動，與生產單位的商業行爲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他們要造出出色的產品，但那只是考驗的一部分，他們關注的是在這生產過程中的學習。

還看到小型的賽車，是可以真正用來比賽的。最令人吃驚的，是一艘六七米長的小艇，還未完工，但已經有人訂買了。真是了不起！就像上周介紹的，學生被評估的，主要是創新與製作的過程，一面採用工廠中的真實工藝，一面還動腦筋可以創新改進。他們是學生，沒有包袱，創意是無限的，許多是教師難以預料的。但是他們沒有把學校裏的學習，當作是粗糙的技術練習過程，而是生產真正有用而且高檔的作品，那才是真正的、現實、嚴格的考驗。比起不計成品質量的技術練習，比起純粹書本的學習，這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。

■ 學生製作的木艇（已售出）

掌握技術 生命教育

在高中，一個女孩的研學實驗失敗了，她把失敗原因詳細地貼在了走廊裡：然後寫下自己的啟發：“這次的研學讓我覺得很有意思，沒有呈現出實驗結果也讓我覺得特別可惜 …… 這個學期內我會繼續做實驗，等待下一次…，到時候我就有實驗結果了，也不會踩雷了。”— 把失敗做成展品，就是在這所學校的文化裡，“錯誤”被重新定義為“有價值”的。我們一位同行的老師說：在 AI 時代，敢於失敗、並從失敗中系統學習的能力，就是創新本身。

在訪問的過程中，李希貴老師離開了我們一段時間去開會了。開什麼會，是一個研究賣剩下來的製品的“葬禮”。想下來覺得有道理，但是我卻意想不到。也就是說，整個學校的“能力”課程框架，是從頭到尾都不會遺漏的。是非常完整的全過程。學生就是經歷著這樣的全過程。與一般的主要讀書的學習，相差太遠了。

這與一般的職業技術培訓，完全不同！他們不是學技術那麼簡單，而是通過有實際意義的技術，在過程中學會思考，探索意義。而且他們不是職業培訓，不是瞄準著某個行業的就業機會；而是通過學習實際技術的過程，學會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不斷思考，這是普適的學習。上周提過，他們不是要到三百個行業做體驗嗎？他們面對的是工作，不論什麼工作：這不是他們進入社會的最好準備嗎？-- 不斷需要轉工轉行，說不定要失業創業，不是一個社會現實嗎？因此，他們的準備是廣義的工作，也是廣義的生活，更是廣義的生命！

我們同去的一位老師說：一個在十二年裡預演過幾百種人生角色、做過幾百次真實選擇並承擔過幾百次後果的孩子，面對不確定的未來，他的“自主”和“判斷力”是長出來的。筆者認爲，這也是學生的能動性成長的過程。

這所學校，以前聽到的都很動人，到現場觀看了才是真正震撼！近年用了不少“震撼”兩個字，不是文藝性的誇張，而是真正地感到，原來學校可以是這樣的！事先完全沒有想象到。